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疑辨證　卷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錄監生臣阮鍾璟

詩疑辨證卷五

上海黄中松撰

文王篇

序曰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鄭箋曰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攷書無逸云文王受命唯中身詩文王有聲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所謂天命者天豈諄諄然命之哉以行與事示之而已虞芮質成諸侯聞而歸者

四十餘國人心之所向即天命之所歸也周家之勢由此日盛至於武王遂滅商而王天下則謂文王以盛德為天所佑而興周理初無謬但經言無念爾祖則為成王時周公所作之詩無疑公欲成王之法文王故追述文王之德奏之清廟受釐陳戒之時以訓王非謂文王受命即已代商而商之孫子侯服於文王時也故序亦止曰文王受命作周不曰文王受命稱王也鄭氏誤箋此序而注無逸云受命謂受赤雀丹書之命更惑於讖

緯而不足信也易是謀類曰文王比隆興始霸伐崇作靈臺受赤雀丹書稱王制命示王意易乾鑿度曰入戊午蔀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籙應河圖注云受命後五年乃為此改猶如也如前聖王所得河圖之書又曰亡殷者紂黑期火戊倉精授汝位正昌易通卦驗曰有人候牙倉姬演步有鳥將顧春秋元命包曰鳳凰銜丹書遊於文王之都西伯既得丹書於是稱王改正朔中候我應曰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至於昌戶再拜稽

首受又曰我稱非早一人固下注云我稱王非早欲以一人心固王下是稱王之意也又曰文王戒武王曰我終之後但稱大子河洛復告遵朕稱王雖師謀曰唯王既誅崇侯虎文王在豐豐人一朝扶老至者八十萬戶又曰文王受赤雀丹書而王是皆康成之所據也而劉歆作三統歷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班固律歷志載其說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皆從之伏生司馬遷又謂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孔穎達據文王世子武王謂文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

其終撫諸以為文王生時稱王之證司馬光曰文王為諸侯四十二年更稱元年蘇轍曰虞芮質成文王伐黎而戡之東北咸集於是受命稱王諸說紛紛文王幾不免矣幸歐陽修闢之於前而程子張子朱子及蘇氏游氏李氏之論皆有功名教者也乃後學信歐公文王不稱王之說不信文王併不改元之說則以泰誓言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而大戴禮稱文王年十五而生武王是武王少文王十四年也文王世子稱文王九十

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是文王之終武王已八十三矣武王以八十四即位至九十三而終即位僅十年不得以十三年伐紂則泰誓所稱據文王受命改元之年數之矣孔安國曰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爲十有三年　又武成云惟九年大統未集若文王不改元則文王即位共五十年何得云九年也不知古者人君即位則稱元年以紀在位之遠近常事也自秦惠文王始改十四年爲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爲後元年

而說春秋者因以改元為重耳泰誓之十三年實武王之十三年也大戴禮及文王世子之說俱未可信蓋文王年十五而生武王尚有兄伯邑考文王之生子何蚤也武王年九十三而終成王尚幼不能踐祚更有弟唐叔虞武王之生子又何晚也竹書紀年謂武王年八十四金履祥謂武王年五十四文王之娶在五十之後先已生伯邑考六十三而生武王也陳經謂文王二十四年生武王四十八年即諸侯位在位五十年年九十七

而終武王年七十三而嗣位嗣位十三年而伐紂為天子七年而崩年九十三也胡銓謂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是五十年乃受命受命以後五十年乃崩是百年也是皆不信大戴禮而各為立說也若夫人之夭壽稟氣於有生之初文王豈能減己之年以私其子哉況武王曰夢帝與九齡而文王曰吾與爾三不自相刺謬乎至武成之所謂九年者指文王為西伯得專征伐而威德著於天下時言耳亦非謂受命而改元

年也竊讖緯怪妄之説而附會於詩書疑似之文不獨失詩旨乖序義而厚誣聖人多見其心地之不光明也矣

陳錫哉周

毛傳曰哉載也鄭箋曰哉始也孔疏曰哉與載古字通用故云哉載也王肅云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予人故能載行周道致有天下哉始釋詁文以文王受命創為天子宜為造始周國君其子孫故易傳孔固左袒箋義

矣蘇傳曰文王惟不專利而布陳之以與人人思載之是以立於天下者未有非其子孫也此從毛義攷毛不破字轉哉為載而訓載為載物豈非破字乎左傳宣十五年羊舌職引詩陳錫載周而云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昭十年陳桓子曰陳錫載周能施也國語芮良夫云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韋昭注載成周道載成始成之也其字作載而訓為始故近有謂載亦可訓始安知毛訓載不即為始

而鄭訓非即以申毛者頗有理又書朕哉自亳祭傳曰哉始也孟子引之作載朱註云載始也哉載之相通信矣豳風春日載陽周頌載見辟王毛傳皆訓為始王肅之述毛未得毛意也肅乃晉武帝之外王父杜預事晉武帝故注左傳亦用肅語然又安知肅意非謂文王之始行周道乎古人賦詩斷章多不合詩之本意至其引用援證而復申明其義者亦多得詩旨此詩内外傳引之者三其所申釋大旨相同當是詩之本義也且上文

方言文王之亹亹而令聞不已本句緊接而下則謂文王之能布陳大利而造始周國未為不可李樗曰維文王之令聞如此故天眷佑周家而錫命之無有窮極乎陳久也錫之甚久至於子孫皆受其福也哉者語辭陳錫哉周言久錫於周也朱傳從之謂上帝敷錫於周維以文王孫子觀之則可見易哉以於哉與於本不相倫未可通用嚴粲曰文王惟知錫民而錫民者乃所以錫子孫也二句文義𣲖然矣

藎臣

毛傳曰藎進也鄭氏申之曰王之進用臣當念汝祖為之法藎之訓進本爾雅釋詁而曰王之進用臣則就王言也呂東萊曰藎者忠愛之篤進進無已也故謂之忠藎則藎原有進之意特未知進者何事必加以忠愛之篤而後知其藎為忠也忠藎之臣則又就臣言矣朱傳從呂說而忠藎二字後世習為常語然其本訓亦學者所當知也又朱子謂呼王之藎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

祖文王之德乎蓋以戒王而不敢斥所謂敢告僕夫云爾體貼詩人之情可謂婉而摯矣但意周公之告成王似與他臣之告君有異疑無所諱忌且下句無念爾祖既以文王為爾祖而當念之則上句王之藎臣即指成王之進用臣當以文王為法上下文勢方合文王進用臣之法即上多士克生文王以寧是也前後文義亦有照應古注似不可廢

大明首二句

毛傳曰文王之徳明明於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鄭箋曰明明者文王武王之施明德於下其徵應炤晳見於天孔疏曰毛以為文王施行此明明然光顯之德於下也其徵應赫赫然著見之驗在於上天由此為天所佑棄紂命之鄭以下言紂之政教不達於四方為天下所棄是武王時乃然則此章為總冒其詞兼文武矣是孔氏之意以鄭說為當也後儒唯范處義從毛諸家皆泛言天人之理王安石曰明明在下王德之明也赫赫在

上天命之赫也朱子從之故云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是經文明明二字專就善一邊言也李樗曰人君有明明之德於下則天赫赫見於上如紂之穢德彰聞豈紂不能掩其惡哉蓋以德之穢發見於天也文王有德豈因紂然後揚已取名以求知於天哉蓋其德之明發見於天不期然而然矣嚴粲從之故曰明明在下君之善惡不可掩也赫赫在上天之予奪為甚嚴也是經文明明二字又兼善惡言矣及呂記朱

氏曰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達於上下去就無常此天之所以難諶而為君之所以不易也此朱子初說今集傳仍之細繹其說如明明止就善一邊言赫赫止就天之命於善言則去就無常句如何承接惟依嚴說文義始通又首章為全詩發端長子維行以上說文王有明德能受天命篤生武王以下說武王有明德天復命之則周之明德固當合文武言而紂之穢德既彰亦甚著明故天棄之言天之棄殷愈見周

之所以興也

維師尚父

毛傳曰師太師也尚父可尚可父鄭箋曰尚父吕望也尊稱也是師為吕望之官名而尚父者尊吕望而號之也攷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吕尚者東海上人西伯出獵得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太師鄭康成泰誓注云師尚父文王於磻溪所得聖人立以為太師則太公果為太師之官也泰誓曰

司馬在前王肅云司馬太公也劉向別錄云師之尚之
父之故曰師尚父則太公為司馬不為太師師亦尊之
之號也中候雒師謀曰呂尚釣崖又曰望公七年尚立
變名注云尚名也變名為望是太公本名尚因望久而
改名望也孫子兵法云呂牙在殷則大公又名牙矣雒
師謀注云文王既誅崇侯乃得呂尚於磻溪之厓是文
王於伐崇後始得尚也書傳曰散宜生南宮适閎夭三
子相與學訟於大公四子遂見西伯於羑里是文王被

因特即得太公也史記於周本紀謂虞芮決平在文王受命之年而齊世家云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天下三分其二歸周太公之謀計居多則文王未受命已得太公也太史公馳騁古今博學多識然不能折衷羣說以歸於一故齊世家云吕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出獵得之或曰太公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吕尚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等知而招尚

曰吾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焉歷舉三說迄無所定夫太公翼佐文武身有殊勲世祚太公以表東海唯有大功故也若伐崇後始得之文王於時基宇已宏太公無所宣力何功業之有武王承父舊業太公因人成事牧野一戰英賢多矣仗鉞之勞不足稱述何經傳頌揚若此而古書殘缺難以據信聊述所聞以俟攷

會朝清明

毛傳曰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王肅述之云以甲子昧爽

與紂戰不崇朝而殺紂天下乃大清明無濁亂之政以甲子昧爽證會朝以無濁亂之政釋清明鄭箋曰會合也以天期已至兵甲之強師率之武故今伐紂合兵以清明是以朝旦為清明孔云古詩云清晨發瀧首是清亦古今之通語會為遇合之詞言會朝清明正是會清明之朝耳孫毓譏毛云經傳訓詁未有以會為甲者孔氏辨之曰傳言會甲謂會甲子之朝非訓會為甲孫失毛旨而妄難說其言甚明及其申鄭又言經無甲子之文不當橫為會甲何前後之互異也夫毛傳簡質

意有難明正賴曉人善讀之耳毛公以為會之訓合人所盡知而所會者為甲子之期人或未喻故不解其義而解其時也鄭氏正恐後人誤以毛公為訓會為甲故特申其義而復引牧誓甲子昧爽之文以証之也又攷定本會甲作會甲兵蓋言會合甲兵之朝已滅紂而天下清明其說亦通則鄭氏甲兵之强句更從定本以申毛義也蘇傳呂記朱傳及陳氏劉氏彭氏諸家俱從王肅之說其義正大誠不易之論矣乃自孔疏謂鄭箋以

昧爽為清明而王安石李迂仲從之曹純老嚴華谷更以雨止為清明而曹氏所引六韜孔傳之說正與六韜孔傳之意相反尤不可不辨也攷孔傳以雨止畢陳釋武成之俟天休命其說本於周語伶州鳩周語言陳未畢而雨為天地神人協和之應故安國引之實以得雨為天助也六韜武王問大公曰雨輜車至軫何也曰天洗兵也是亦以得雨為天助也而說苑稱武王伐紂風霽而乘以大雨散宜生曰此非妖也武王曰天洗兵也

魏武兵要左思魏都賦杜甫古詩咸有洗兵之說大意相合未聞以武王之雨為不祥也用其說而反其意未見其可矣豈以雨時天必陰晦惟雨止而後天乃清明令詩言清明故以雨止為說乎夫立說必期有本末可以意為揣也如以得雨為天休則於詩文清明字不協如以雨止為天助則於武王情事不協左右難通誠不若毛萇王肅之言為當故鄭康成亦無異義云

古公亶父

毛傳曰古公豳公也古言久也亶父字或殷以名言質也毛萇去古未遠師傳有自不能為折衷之論而存兩說以俟後世然列字之說於前似當以前說為準矣鄭箋曰古公據文王本其祖也諸侯之臣稱君曰公孔疏引士冠禮以申毛云士冠禮為冠者制字曰伯某甫亶亦稱甫故知字也以周制論之甫必是字但時當殷代質文不同故又為或說也又引中候稷起注云亶甫以謂鄭意定以為字不從或說今攷蘇傳但曰古公亶父大王也不言其為名為字呂記亦全引毛傳而無辨逸齋

補傳以亶父為字而附名之說於後朱傳以亶父為名而附字之說於後據史記稱亶父與公非公叔祖類同則或說為當又左傳以父為字者如夔父禽父郱儀父之類固難悉數而蔡宣公名考父宋襄公名兹父及魯之慶父行父歸父晉之荀林父陽處父箕鄭父皆名也則周制亦未必定以父為字況於殷乎且世本竹書等書俱以亶父季歷並稱人皆知季歷為名何以獨知亶父為字乎況周制季亦為字如知伯共仲仍叔紀季皆

字也焉知季歷之非字信季歷而不信亶父未明其故

棫樸篇

序曰棫樸文王能官人也官人之說本於左傳襄公十五年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而經文左右趣之髦士攸宜遐不作人等語有俊乂盈朝羣策効力之象上篇言文王有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臣周南兔罝武夫可為公侯之干城好逑腹心則序說亦無大謬朱子辯說以序為誤故集傳總歸之於文王之德然曰前三章言文王之德

為人所歸後三章言文王之德有以振作綱紀天下之人而人歸之夫既天下之人無不歸附趨向之則文王之培養薰陶於五十年之中而隨材任使莫不調其適而盡其長於此可見故此詩自毛鄭以下諸儒從官人立說者多近又有謂文德雖盛而助理之人亦不可少況能官人益見其德盛者頗有理至首章之義毛傳曰興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是以積薪為喻非實咏積薪也鄭箋曰白桵相樸屬

而生者芃芃然豫斫以為薪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文王臨祭其容濟濟然敬左右之諸臣皆促疾於事謂相助積薪是積薪為實事非喻言也孫毓云此篇美文王之能官人非稱周地之多賢材也國事莫大於祀神莫大於天必擇俊士與共其禮故舉祭天之事以明官人之義又薪之槱之是燎祭積薪之名非謂萬民皆當槱燎以箋義為長孔疏引中候合符后曰文立稷配注云文王受命祭天立稷以配之以為文王實祭天又謂槱之與大宗伯槱燎文同故知為祭天大宗伯禋祀祀昊天上帝實柴祀日月星辰槱燎

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三者皆祭天神之名俱是燎柴升煙其禮皆同故得為槱之也夫合符后為緯書固不足信周禮乃周公所制以周公所制之禮證文王所行之事何不論世乎且唯周地多賢才故可以為文王官人之資若文王所官之人不是賢才或賢才寥落不足備其官亦曷足貴也哉歐陽公曰詩人本以文王能官人任國大事故美之如鄭說則𣝗斫棫樸將祭而積薪乃賤有司之事民庶人人能之詩人必不以此為能官人也鄭所以然者牽於二章奉璋之說也奉璋助祭與積薪事不同然能奉璋亦止官人之一事耳不必連首章言之且官人之職多矣豈專於祭祀乎

自倬彼雲漢以下二章如鄭說更無官人之意但泛述法度為政等事汗漫而無指歸皆其失也　毛鄭二家之說相違蓋毛得而鄭失也良是蓋文王實未祭天謂文王為祭天已妄矣且如其說祭天之事大矣祭天之禮亦繁矣但以能積薪為文王官人之實在是則置免之人可為腹心固足見賢才之盛而腹心之人用以積薪能無長才短馭之嘆乎攷周禮天官甸師帥其徒以薪蒸下士也地官委人以式法共祭祀之薪蒸大材中士也而贊玉爵者太宰也涖玉鬯者大宗伯也何

詩人首重積薪而次乃及於奉璋乎朱傳不事穿鑿但加數虛字而得其理要以為興則從毛氏矣獨是古人作詩必非苟且天下多貴重之物棫樸旱麓二詩皆詠文王之德乃取草木中至賤之柞棫以頌揚聖德當必有深意焉間攷經傳言文王之德者曰畀服曰小心曰徽柔懿恭曰視民如傷曰自朝至於日昃不遑暇食想見其為人絕無一毫尊貴自居之心而惟民之未安未樂為念故人之歸向者無有限量亦猶棫樸至多故人

得薪之檦之亦無限量若但以棫之樸屬而叢生農人得析而載之以濟用以喻賢才之叢集而衆多國家得徵而取之以備用似覺有意義而非穿鑿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二句毛傳曰言上下察也用中庸為說孔云毛以為大王王季德教明察著於上下其上則鳶鳥得飛至於天以遊翔其下則魚皆跳躍於淵中而喜樂是道被飛潛萬物得所化之明察故也鄭氏以鳶飛至天喻惡人遠去不為民害魚躍淵中喻民喜得所鄭氏既以首章之榛楛喻

民豐樂二章之玉瓚黄流則以為實事此章之鳶魚又以為喻民得所未免隨文附會之失孔氏申箋曰易傳者言鳥之得所當如鴛鴦在梁以不驚為義不應以高飛為義夫鳥之能飛者鳥之性也而能高飛不能高飛者亦鳥之性也鷽鳩斥鷃或飛搶榆枋之間或翱翔蓬蒿之上是鷽鳩斥鷃之得所也鳳凰上擊九千里絶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翺翔乎杳冥之上故卷阿曰鳳凰于飛亦傳于天是即鳳凰之得所也李迂仲曰抱朴子

云鳶飛在下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然後知鳶飛更不用力亦如魚躍怡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也呂記朱傳俱引用則鳶之能戾天者鳶之性也鳶之戾天方為鳶之得所也韓子曰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蘇傳范補傳俱引用正詩人明於物性而善為形容也何云不應以高飛為義乎孔又謂下云遐不作人是人變惡為善於喻民為宜攷孔氏申毛既以鳶飛魚躍為道被飛潛萬物得所是化之明察矣作人氣象但使變惡為

善何如道被飛潛萬物得所之更廣大乎天地以自然之運發育萬物而飛潛動植洪纖高下莫不自生自育各遂其性而無所用力聖人以自然之德教化天下而道德材藝賢愚大小莫不感發興起各成其器而莫知其由鳶魚飛躍於天淵而天地之氣化以著人材作興於聖世而文王之德化以成文王之化一天地之化而已鄭氏中庸注云聖人之德至於天則鳶飛戾天至於地則魚躍于淵是其明察於天地也其解本與毛傳同

不知箋詩時何又改之未見其勝

寡妻字御字

毛傳曰寡妻適妻也孔云適妻唯一故言寡也鄭箋曰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書曰乃寡兄勗孔云以上言大姒之賢今言寡妻當是賢妻之意故以為寡有之妻也以寡妻為適妻未有經傳明證鄭氏自引康誥以證其說蓋書序以康誥為成王之書故傳注皆云周公以成王命戒康叔謂武王為寡有之兄此箋義之勝於傳者也蘇頴濵曰寡妻猶言寡小君呂記朱傳俱從

之後人疑寡小君者對異國之謙詞詩方頌美文王之聖反代謙其妻為寡德耶又毛傳訓御為迎孔氏釋詁曰迓迎也但書傳讀御字亦得為迓故毛讀為迓訓之為迎王肅云以迎治天下之國家鄭箋曰御治也書曰越乃御事孔云鄭讀御為𢾾以御者制治之名故為治也易傳者迎於家邦則於義不通若如王肅之言則是横益治字故鄭讀為馭訓為治也越乃御事大誥文故御字之訓迎若曲禮君命名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詩名南百兩御之訓迎為通若此言迎於家邦文義誠有難通鄭氏又自引書以證其說亦有據而勝於傳矣王安石以刑于

寡妻為形而上者則有道存焉御于家邦為形而下者則有度數存焉此王氏好合上下為兩端之說也然御字義從鄭訓范逸齋曰御猶御車御馬此更發明箋義為可信朱子詩集傳從毛孟子集註仍從鄭集註乃朱子晚年所著當為定論故遵信師說如輔漢卿者亦從鄭云此言文王之德足以和神人治家國 明錢公永從王肅之說謂御者迎而治之若庖丁解牛迎刃而解矣其說甚新終不若箋義之直捷

皇矣首二章

毛氏釋帝遷明德句云徙就文王之德也鄭氏釋乃眷西顧句云眷然運視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言天意常在文王所以首二章即言文王事也朱子本蘇傳蘇釋次章云大王之徙於岐周也伐山刊木而居之帝依其明德而遷焉立其賢妃大姜以配之及李黄集解云大王之時則帝遷明德文王則予懷明德是文王之德上與大王合也以首二章指大王言蓋文王伐密而作程伐崇而作豐程豐即密崇舊地雖或荒蕪未必大費刊除若次章所言當是大

王遷岐時乃有之所謂大王荒之是也然後人疑大王居位當祖甲之世殷尚未有稗政何云其政不獲也大王避狄遷岐後雖疆盛為王業之基而未嘗受天之命何云受命孔固也先言文王而追溯其前代故三章云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若由大王順叙而下則當云至何云自也又漢郊祀志匡衡奏議云乃眷西顧此維與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為居也匡衡習齊詩者也而與毛鄭合則非一家之私說當得詩旨古注不可盡廢

二國

毛傳曰二國殷夏也王肅申毛以殷夏指桀紂孫毓闢王謂桀亡國六百餘年何求於將代殷而惡之泛指殷夏之後言孔疏又闢孫謂紂固喪殷桀亦亡夏其惡既等故配而言之引崧高美申伯而及甫侯為證說固紛矣鄭箋曰二國謂今紂及崇侯也孔疏復援泰誓稱紂為獨夫非復為天子也尚書大傳書傳曰繼公子祿父以祿父為公子則同紂於國君也左傳言周鄭交質君子謂之二國為証謂紂乃亡國之主可以同之崇侯夫紂以亡國之王可以同之崇侯而崇侯亦

是亡國之侯當下同於何等也紂以亡國而降何崇侯反以亡國而升乎今觀尚書名誥曰不敢不監於有夏不敢不監於有殷而即曰惟兹二國此殷夏為二國之明證也毛傳自有據但詩人言殷政不獲而周家當興可矣何必遠推之於夏乎下文言伐密伐崇兩大事而首章預為伏脉故歐陽謂二國即密及崇此但求之本詩以釋詩而不旁引他書以證其理尤勝

四國

毛傳曰四國四方也王肅引家語以申之曰彼四方之國乃往從之謀往從之居家語引此詩乃云紂政失其道而據萬乘之勢四方諸侯固猶從之謀度於非道天所惡焉當已鄭箋曰四國密也阮也徂也共也殷崇之君其行暴亂不得於天心密阮徂共之君於是助之謀言同於惡也王肅孔晁孫毓皆言書傳無阮徂共三國皇甫謐則云文王問於大公乃侵阮徂而伐密張融又據魯詩以阮徂共為國名今且不論書傳之無此三國而鄭說不足信即有之而孔氏誣聖畔道之言實啟於鄭氏不可不辨也鄭云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

密須之人乃敢拒其義兵孔氏從而行之曰文王侵此三國徵兵於密密人拒而不從密須紂黨而得徵兵者文王伐此三國時叛紂之形未著密須在其統内故也夫伐三國時文王叛紂之形未著不知文王叛紂之形果著於何時乎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文王終身事殷耳曷嘗有叛紂之心而云此時之形未著哉孔又謂密須之君雖不逹天命亦是民之先覺者也疑周將叛殷預拒其徵發夫天視自民視天聽自民聽天命之去留於

人心之向背知之所謂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也今既以密須之君為不達天命何復譽為民之先覺乎民之先覺則能燭興衰於未兆鑑存亡於未形箕子祖伊之流伯夷大公之亞也文王方引之為同心必不藉詞伐之矣且因疑周將叛殷而拒其徵發則其矢志勤王捐軀報國隱然紂之萬里長城而文王必欲滅之是張許之固守而安史之倡亂也豈其然乎歐陽痛譏鄭說云鄭以密阮徂共充四國之文而四國之外又有串夷及崇詩人不應前以四國為目而後列六國上章先阮而後

徂下章先徂而後阮共則不復再見密但言不共而不言侵伐崇不在四國之內反著其伐功最詳其先後無次詳畧失宜詩人不應如此無倫理而反不及此何也然自歐引四國順之鄭云天下順從四國是皇毛云管蔡商奄也正是四國鄭云可為四海之長為證而後人從毛說矣

上帝耆之二句

毛傳曰耆惡也廓大也憎其用大位行大政孔氏申毛云耆者老也人皆惡已之老故以耆為惡也並無明證鄭箋即以老釋耆禮六十曰耆較為直捷又下句之憎方是惡似不得先以耆為

惡也但鄭謂須假此二國養之使老猶不變改憎其所用為惡者寖大也須假之義本於書之多方李迂仲曰紂惡至矣天猶待之者天之仁愛人君自非大無道之君皆欲扶持而安全之惟紂無悛心此天之禍所以不可過也范逸齋曰桀在位五十二年紂在位四十二年此天之所以老其惡也文王年幾九十始受命此天之所以老其善也皆從鄭夫善欲其老帝意當有然惡欲其老此不知帝之何意也歐公訓耆為遲謂天意慎所擇也未知何本莆田鄭氏曰耆底也天察四方而底定之也程子曰上帝耆之謂天命所歸也式廓猶言規模範圍也天命所致則增大其規模自諸

侯而天子由百里而四海也攷頌之耆定爾功毛傳亦訓耆為致則耆本有致訓而憎之改為增於詩解頗明快故朱傳從之與若以破字為嫌則從毛義訓耆為惡下文憎其以淫虐之人用大位行大政為惡之之實亦未始不通

串夷載路

毛傳曰串習夷常路大也王肅述毛云天以周家善於治國從就文王以其由世習於常道故得是大位也鄭箋曰串夷即混夷西戎國名也路應也天意去殷之惡

就周之德文王則侵伐混夷以應之孔氏申鄭云路之為應更無正訓鄭蓋以意度之爾攷毛傳本爾雅釋詁不同臆說故歐李從之而歐云累世積習常久而滋大李云民之歸周如此天心從之故亦遷就其德而命之至於後世則習以為常此其所以大也所謂大者以國勢之大言較王說為優程子曰夷平也載路滿路也朱傳串夷解從鄭載路解從程而載之為滿古無此訓程亦以意度之爾蘇傳曰四方之民習其道路夷其險阻

而歸之來者載路而不絕載路之解似同於程而串夷義又別范逸齋云串猶繩之串物然漢書繈屬於道蓋本諸此左傳以塞夷庚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此古以夷庚為道路之証說似有本終不若毛義

維此王季章

左傳引皇矣四章而言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孔云左傳樂記韓詩貊皆作莫釋詁云貊莫定也郭璞曰皆靜定也）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

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天緯地曰文毛鄭專用傳義釋經毛引度順比文四句餘則鄭又取足之朱傳莫字從杜注云莫然清靜也比字不從古訓云上下相親也而義得通明類二字程朱俱不用古注程以明類分知行言云非徒能明又能類今能知之而弗克踐之者明及之而行弗類也是非誠有也朱以明為察是非類為分善惡分事與人言說者謂轉肖似為踐履未免紆回察是非分善惡特明中之條目尚未盡明義安得分配夫類朱傳亦未確鑿不若從古注之為得也然鄭氏釋比於文王之義曰王季之

德比於文王無有所悔也必比於文王者德以聖人為匹則尤誤世有稱子而美其似父者故曰肖子今乃稱父而美其匹子未明其義左傳疏劉炫曰可比於上代文德之王較鄭為優然下章即言帝謂文王實指文王之身而此乃泛言文德之王亦屬不合朱傳曰比于至于也其義明順此則朱傳之勝諸家者也

畔援

毛傳曰無是畔道無是援取鄭箋曰畔援猶跋扈也天語

文王曰女無如是跋扈者妄出兵也無如是貪羨者侵人土地也欲廣大德美者當平獄訟正曲直也朱傳從毛固屬不易但鄭亦有據韓詩曰畔援武彊也見釋文武彊與跋扈義同又漢書叙傳云項氏畔換黜我巴漢師古曰畔換彊恣之貌猶言跋扈也皇矣篇曰無然畔換顏監之說朱子所最信者也乃從鄭立義歐陽永叔曰無信從諸侯之跋扈貪羨者宜先據可勝以臨之無信而從之也李迂仲曰畔援鄭氏謂跋扈者帝謂文王女無信諸侯之畔援二家皆從鄭不妨存之以備一

解呂記程氏曰畔近畔援攀援畔援黨比也劉氏曰畔謂疆畔書所謂偏黨也反側也頗僻也皆安於疆畔而違中者也二家則與毛義相近

道岸

毛傳曰岸高位也孔云能大先天下升於高位 鄭箋曰誕大登成岸訟也毛特因岸為高地爾雅釋邱曰重厓為岸故以喻高位初無確據鄭亦因小宛宜岸宜獄相對故以為訟亦借岸為犴也文王之慎獄固見於周書康誥惟乃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要在

文德中尚屬細事耳朱傳以岸為道之極至處即內典到彼岸之義矣廬陵彭氏發明其義曰登岸喻此心之無所溺也蓋無畔援則中正而不溺於私無歆羨則剛大而不溺於欲故能造道之極也固當說者謂此為用兵發端造道之極似與伐密事不相協也歐陽從毛訓高云岸高也當先據高以制下而義又别程子云登岸既濟之義天謂文王無黨援以為强無貪欲而妄動惟是所先者濟天下於險難蓋使之順天伐罪也王氏經云以涉川譬涉難登岸者無難之意李氏云其所當先者濟之於難也俱以濟難立解范逸齋曰密人之亂民罹其患如人在風濤之中文王

征伐非出私意將以登斯民於岸也其說尤明顯

不長夏以革

不長夏以革之義言人人殊大旨不出毛云革變也不以長大有所變鄭云夏諸夏也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二家之說孔氏兼申二家王肅云非以幼弱未定長大有所改變言幼而有天性長幼一行也陳啟源云疾言遽色賢者不免惟聖人德性中和學養純粹方可信其無至於天性自然少長若一斯能葆其天性者也斯能不失赤子之心者也皆奉傳為宗而發明其義者也歐陽修云天謂文王我懷爾明德深厚不外為聲色不大為變革程子云其化之成人雖不見其聲色而其應之疾人之惡不及長大而革

也蘇轍云大聲以色外為之而內無有也長夏以革為之於窮約而忘之於盛大也呂祖謙云不長夏以革雖難强通然與不大聲以色立文既同訓詁亦當相顧聲以色謂聲音與笑貌也夏以革謂侈大與變革也范處義云不以聲音笑貌自矜記所謂聲色之於化民末也文王豈有是哉不以長大變革而自異書所謂作聰明亂舊章也文王豈有是哉金履祥云不大聲以色則是不言而信不動而化不長夏以革凡事不自高不自大不輕作皆不為已甚之意蔣悌生云夏大也四時之夏皆以大得名革變也陰陽更新之象言文王不以長大變革之事為可長也是皆從傳訓夏為大之義而各抒所見者也孔穎達用王肅之說以申傳而其申箋曲明其意云謂為諸侯之長自以身居尊位無所畏憚變亂王法也

崇侯與文王俱為紂之上公是長諸侯也張子云不以聲色為政不以革命有中國李樗云常人則好作聰明以亂舊章而文王未嘗長諸侯以變革之事也又從鄭訓夏為諸夏而稍變其義也合觀諸說毛萇鄭康成王肅孔穎達程子張子蘇轍李樗呂祖謙范處義在朱子之前者也金履祥蔣悌生陳啟源在朱子之後者也鄭箋未免穿鑿故全取其義者少毛以為年之長大則長夏二字一聯與上句文義不配故後儒復多異議呂記載朱子初說云或曰長尊尚也革兵也不尊尚張大與兵革也亦訓夏為

大及著集傳則云未詳者虛心而不敢自信之詞也然後云文德之深微不暴著其形迹則以不大不長二句為一事總是深潛不露之意仍以大義釋夏字耳今即朱呂二家之言思之兩句訓詁既當相類則以長字與上大字對是尊尚之意也夏則侈然自大之意也革則紛更改變之意也不尊尚夫侈大更變之事正與不大為聲音笑貌之事相配其亦庶乎可通也已

仇方

毛傳曰仇匹也孔氏申之曰詢女於女匹已之臣以問其伐人之方和同女之兄弟君臣既合親戚和同乃往伐崇意與齊詩家伏湛說合後漢伏湛傳言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之羣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觀此則亦以仇方為羣臣也又兔罝言好仇假樂言羣匹皆指羣臣毛說非無據也鄭箋曰怨耦曰仇仇方謂旁國諸侯為暴亂大惡者女當誅討之以和協女兄弟之國率與之往親親則方志齊心一也當此之時崇侯倡紂為無道罪尤大也孔云方者居一方之詞於方字之義為順朱子從程子曰帝謂文王當誅爾為仇之方同爾兄弟之國以爾攻伐之具以伐為仇之崇及呂記呂氏曰仇方即崇也之說遂引史記為仇之事以證之信如

史記之言文王之伐崇不過報怨復仇之舉爾其為知也識也甚矣豈聖人大公無我順天而動之心哉且攷之左傳僖十九年傳云文王因崇亂而伐之稽之國策魯仲連曰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力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參之韓非曰文王砥德修政天下二垂歸之紂聞而患之曰恐伐予一人乃拘文王羑里質之劉向說苑云文王曰余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余將來征之乃伐崇令毋殺人壞室伐樹木動六畜崇人聞之因請降文王羑里之囚並不由崇侯之譖文王之欲伐崇並不由譖己之故史記之說曰崇

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紂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而伐崇侯虎作豐邑殆因詩而傳會其說與鄭氏好為新奇然止謂崇侯倡紂為無道耳不言譖己之事孔氏旁引曲證亦不及史記豈非以史記有不可信乎范逸齋曰因天之欲而詢民之仇張七澤曰崇為仇方文王之仇天下之仇也此說近理終不若毛傳之有據

靈臺

左氏云天子有靈臺諸侯有觀臺漢儒因謂文王受命

稱王自為天子之制不知文王始作時原非天子之制周有天下遂定以為天子之制爾今攷其作之時竹書紀年云商紂三十七年周作辟廱四十年作靈臺是作靈臺與作辟廱之時不同也平凉府志言靈臺縣有靈臺相傳文王伐密時所作葢疑而未定也易乾鑿度云文王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詩含神霧云文王作邑於豐起靈臺文王伐崇後即作豐其時不相遠二書相合矣據經上篇言伐崇而止即接以此篇當以二緯之說

為得也攷其作之地公羊說以為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韓詩說以為在南方七里之内鄭康成則謂三靈及辟廱同在郊攷左氏靈臺有二僖公十五年秦獲晉侯以歸乃舍諸靈臺哀公二十五年衛侯為靈臺於藉圃杜注以秦之靈臺在京兆鄠縣一統志言西安鄠縣東有靈臺而靈囿即在鄠縣東三十里中有沼曰靈沼二說相同三輔黄圖又謂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靈沼在長安西三十里靈臺在長安北四十里辟廱在長

安西北四十里馮嗣宗謂文王之囿七十里黃圖所說當得其實不知古者天子之囿方十里伯方七里子男方五里此據徐邈何休之說也毛傳謂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齊宣所稱特當時長君逢君之言耳何可據信據經言靈臺靈囿靈沼辟廱則當以鄭說為當而振鷺詩言西雝王安石以雝為辟廱辟廱既在西則靈臺亦在西可知未必在南也乃經言靈臺又言辟廱則靈臺與辟廱自不得混而為一大戴禮盛德篇謂明堂外水曰辟廱政穆篇謂大學明

堂之東房而盧植禮記注遂以明堂大學靈臺辟廱為一蔡邕月令論以清廟大廟明堂大學辟廱為一穎子容春秋釋例更以清廟大廟明堂辟廱靈臺大學大室總宮為一賈逵服虔亦云靈臺在大廟中獨袁準正論謂明堂者大朝諸侯講禮之處宗廟者享祀鬼神歲覲之宮辟廱者大射養孫之處大學者衆學之居靈臺者望氣之觀清廟者訓儉之室各有所為非一體也復援明堂位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言四綴保之宮号在郊之制與射學宮共一處也文王世子

文王世子曰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又曰秋學禮冬學書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此周立三代之學也可謂立其學不可謂立其廟然則大學非宗廟也又曰國子齒於學國人觀之宗廟之中非百姓所觀也

王制 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不曰辟廱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宗廟之尊不應與小學為左右也

孟子 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夫宗廟之設非獨王者也若明堂即宗廟不得曰夫明堂王者之宗廟也且說諸侯而教毀宗廟為人君而疑於可毀與否雖復淺丈夫未有是也

尸子 尸子曰昔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祀明堂假為天子明堂在左故謂之東宮王者而後有明堂假為天子此又其證也

及先儒之說以證之其辨甚明要之靈臺為觀祲象察災祥之處其為高也可知毛傳但云四方而高曰臺黃

圖則以為高二十丈周四百二十步者其信然歟若夫臺之取義於靈者當以孟子為正孟子言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究之民之歡樂即從經文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看出也毛傳曰神之精明者為靈韓詩說曰文王聖德上及飛鳥下及魚鼈劉向習魯詩而說苑云積恩為愛積愛為仁積仁為靈是文王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三家之說合而蘇傳呂記朱傳俱不取者誠以其近於鑿也夫靈臺之說實明著於

經求之他書不若俱以詩為證而自定也

辟廱

毛傳曰水旋丘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鄭氏此詩箋云於喜樂乎在辟廱中者言感於中和之至於泮水篇云辟廱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孔氏泮水篇疏云此篇言築土壅水四方觀均說水之外畔靈臺傳云水旋丘以節觀者說水之中央所據不同互相發明也又云此解辟廱之義以其形名之而王制注

云辟明也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於禮注解其義與此相接成也合而觀之辟廱之形與義大畧可覩矣胡仁仲從康成禮注及此箋感於中和句訓廱為和而辟字則訓為君夫於樂君和鎬京君和成何文義李迂仲譏之當巳蘇傳引莊周語文王有辟廱之樂遂以辟廱為樂名黄實夫亦云天子之學曰辟廱與文王有聲所謂鎬京辟廱者葢作辟廱之樂於天子之學宮而遂以名之耳是學以樂而得名也范逸齋既辨其非云辟廱之名始於文

王謂其水旋如璧之形也廱者澤也文王於此作樂以教國子及武王都鎬亦取此以為學之名所謂鎬京辟廱是也其後遂定為天子學之名而諸侯謂之泮宮也說者遂指為樂名則併與虞舜命夔典樂教胄子之書亦不信矣朱子初說謂說者以辟廱為大射行禮之處蘇氏又以為習樂之所兩存其說及注集傳定為天子之樂大射行禮之處攷明堂位言魯立四代之學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似周學不名辟廱而王制論學明言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則以辟廱為文王之學實無可疑而韓詩說以

為所以教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之處頴子容云行饗禮養國老謂之辟廱袁準云辟廱大射養孤之處而光武中元二年建三廱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坐明堂而朝羣臣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廱之上尊養三老饗射禮畢則辟廱之中不獨為習射之所集傳但云大射行禮或疑其遺養老一節然曰行禮則所該甚廣此詩明言於論鼓鐘於樂辟廱則作樂於辟廱之中而辟廱為肄樂之所可知吕東萊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樂

固學士之所肄也劉安成云古之教者固不廢樂而大射之禮亦先用樂二說俱通而安成之說揆諸儀禮樂人宿縣於阼階之文更為有據要皆該於行禮二字中矣又攷行葦詩序以為周家内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而經文三章言射禮康成謂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為賓則養老必先射將射必有樂三者一體之事則言大射自可以該養老肆樂矣楊升菴又云魯詩解曰辟廱宮名頌曰于彼西雝

考古圖又有胥雍則辟雍胥雍西雍皆為宮名此更好奇而不足信也

鼉鼓

月令季夏之月命漁師伐蛟取鼉注云鼉皮可以冒鼓又夏小正云剥鼉以為鼓其皮堅厚可以冒鼓陸璣疏云鼉形似小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卯大如鵝卯甲如鎧甲今合藥鼉魚甲是也皮堅厚可以冒鼓李迂仲又引上林賦建翠華之旗擊鳴鼉之鼓張揖注以翠羽為葆也以鼉皮為鼓也

以證鼉皮之可為鼓呂記朱傳俱從之固為有據王安石經義最為穿鑿獨云鼉鳴逢逢如鼓故謂之鼉鼓不直以為鼓而以為如鼓其說獨異攷晉安海物記云鼉宵鳴如桴鼓續博物志云鼉一名土龍鱗甲黑色能橫飛不能上騰其聲如鼓陳暘樂書云鼉鳴應更埤雅初更一鳴而止二即再鳴故詩人託之以為靈德之應非實鼓也說通亦云攷八音之革皆以牛無用鼉者鼉鼓象其聲也合此諸說觀之王說亦有理

下武

毛傳曰武繼也鄭箋曰下猶後也後人能繼祖者唯有周家最大孔疏曰居下世即是在後此詩說之最古者也而毛於首章既訓武為繼五章又訓為跡一篇之中字同訓異於是衆說紛起矣蘇氏李氏訓下武之武亦為跡言先王既沒其跡在下不絕也王氏呂氏訓武為武功言大王王季文王以文德造始於上武王以武功續終於下也逸齋有二說一以為武功一即以為武王

也嚴氏金氏又謂以武爲下者周之家法也竊以蘇李之訓武字與繩其祖武之武同義通篇一例固爲得之但跡屬先王即不可以爲下矣逸齋謂三后在天爲上武王則在下則維周二字難解矣東萊轉下爲繼義更迂曲若言周不尚武則書言我武維揚詩言有此武功武王以武名樂周公以武名頌原不諱言武也朱傳曰下義未詳或曰字當作文則首句既言文武下句文王又在三后之中於義爲複又全詩稱美武王而首句並

舉文武於體為襍況輕改經文躬蹈鄭氏破字之失故亦疑而未定也詳味諸說俱屬未安必不得已古注雖迂師傳有自爾雅釋詁云武繼也郭璞注引詩下武維周為証則武之訓繼由來尚矣蓋三后事殷而武王代紂功業不同順逆相反然跡逆而理順事異而心通故中庸稱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又稱武王周公達孝而以為善繼善述此詩頌武王而美其配京求德成孚永孝順德嗣服見武王所為無非曲體先王之心以

克全其孝道雖化家為國易侯而王實無分毫與前人謬戾而篇首以下武二字發端即以名其篇詩人之意深哉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

毛傳曰許進繩戒武迹也鄭箋曰茲此來勤也皆釋詁文武王能明此勤行進於善道戒慎其祖考所履踐之迹美其終成之箋意本以明毛而義稍别孔氏即用鄭意申毛陸釋文云來王如字鄭音賚王肅述毛者也鄭王既

異則毛鄭亦異矣今王肅之說已不得見而毛氏繩武之解固本爾雅釋詁惟許之訓進實無經典明文孔氏云禮法既許而後進故以許為進此以意揣度之詞耳攷後漢祭祀志東平王蒼曰大雅曰昭玆來御慎其祖父御字有進義小雅飲御諸友毛傳亦訓御為進安知毛公之時此詩經文不作御與然恐駭俗故未敢强執陳氏曰來所自來也許語助也武王昭哉嗣服有自來矣其道在於繩約其祖考之蹤跡呂記嚴緝俱從之蘇

氏曰許所也繩約也武王昭其孝於來世使約其祖武而行故能久荷天禄而不變也李黄集解從之朱傳叅酌於陳蘇之間云來後世也許猶所也言武王之道昭明如此來世能繼其迹則久荷天禄而不替矣後儒若蔣仁叔本從朱者也陳長發喜闢朱者也此篇陳獨曰朱義為長蔣乃云朱傳昭兹作一句來許帶下文作一句恐文義不順亦與前後文意不協竊以朱傳得詩旨而未免太簡故致仁叔之疑耳若謂武王之道昭明於來世如此來世能繼其迹則久荷天禄其義未

始不順也范氏又云許猶與也武王繼嗣之事昭明於天下天下之人皆來許與武王謂果能繼先王之迹來字許字皆作本義解亦通

履帝武敏

生民首章毛氏以帝為高辛氏之帝后稷之母姜嫄配高辛氏帝從於帝而見於天將事齊敏此據大戴禮禮曰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娀氏女曰簡狄生契次妃陳鋒氏女曰慶都生帝堯次妃娵訾氏女曰常儀生摯為說則稷實高辛氏帝之子也鄭

氏以帝為上帝炎帝之後有女曰嫄當堯之時為高辛氏之世妃於祀郊禖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欣欣然如有人道感已遂有身而生子此據命歷序（序曰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為說堯非嚳子稷年又少於堯則姜嫄不得為嚳妃矣觀鄭氏答趙商問（曰即姜嫄誠帝嚳之妃履大人之迹而欣欣然是非真意矣乃有神氣故意歆歆然天下之事以前驗後其不合者何可悉信悉信亦非不信亦非稷稚於堯堯見為天子高辛與堯並在天子位乎）及駁異義（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按

堯典以親九族即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九族而親之禮讖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玄之閒也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謂娀簡吞鳦子生契是聖人感生見於經之明文劉媼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也且夫蒲盧之氣嫗煦桑虫成為己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

則箋之所以易傳者已自明其義而後儒紛爭莫此為甚宗毛者則有若馬融

曰帝嚳有四妃下妃三人皆已生子姜嫄未有子故禋祀求子上帝大安其祭祀而與之子任身之月帝嚳崩摯即位而崩帝堯即位帝嚳崩後十月而后稷生蓋遺腹子也雖為天所受然寡居而生子為衆所疑不可申說姜嫄知后稷之神奇必不可害故欲棄之以著其神因以自明堯亦知其然故聽姜嫄

棄之**王肅**肅以融言為然又其奏曰稷契之興自以積德累功於民事不以大迹與燕卵也且不夫而育乃載籍之所以為妖宗周之所以喪滅**洪駒父**曰堯舜與人同耳血氣之類父施母生耳聽目視二足而行是聖智愚不肖之所同也何必有娠詭譎怪之觀然後為聖且神哉**李迂仲**從洪說**諸人宗鄭者則有張融王基**基譏馬融說人情不然一也本欲避嫌嫌又甚焉不然二也義不得通不然三也又譏王肅謂上帝但能作妖不能為嘉祥長於為惡短於為善乖戾尤甚焉**孫毓**云天道禎祥古今有之皆因人道而有靈助**馬昭**云稷奇見於既棄之後未棄之前何用知焉**王安石**云列子曰后稷生乎巨跡姜嫄履巨跡之拇以歆郊禖之神助祭而正則娠而生育其所生育是為后稷**張橫渠蘇潁濱**二說呂說朱傳引之**范逸齋**云古者民未粒食民未知教非

天降神聖以任其事豈常人所能耶是詩為配天而作玄鳥為祀高宗而作用以告天地宗祖詩人何敢誕妄

諸人歐陽修兼闢毛鄭云祈禱而夫婦生子有何為異欲顯其靈以天子之子棄之玄鳥至日祀高禖其先生契未嘗棄其後生稷何特駭而異之乎毛說不通矣天命有德以有天下此聖賢之通論然非詩詩有語言文字之命也唯人有德則輔之以興耳維嶽降神生申及甫申甫皆父母所生也鄭直謂天自生之如鄭之說天既自感姜嫄以生后稷不王其身而王其一千歲後之子孫乎

嚴粲兼採毛鄭云依毛以敏為將事齊敏而不用其帝為高辛之說依鄭以帝為上帝而不用其敏為拇指之說

金履祥依鄭而微異云嫄果元妃何嫌於不夫而棄其子稷果嚳元妃之子何為舍嫡而別立堯周郊太祖何為祖稷而不祖嚳周祀姜嫄何為舍嫡祖而獨祀妃命禹治水時堯年已七十有餘而禹

猶豐稷嚳之遺嫡何其少堯之嫡兄弟何其賢勞也堯有嫡兄弟不能立又不能舉待舜而後舉何足為堯乎鄭說固足以濟史記之不通抑以世胄之妃生子又何嫌疑而棄之乎然則姜嫄果何人耶曰生民謂姜嫄履帝武而敏歆閟宮謂上帝依姜嫄而生稷不必舍二詩而他求也

許謙拔奇於毛鄭之外而微近鄭云姜嫄者姜姓之處女其性好事鬼神能精意享神鬼神依之於是出郊履大人之迹而生稷焉今以毛鄭二說較之毛似近理但以元妃從帝祀郊禖將事齊敏而生子何故棄之簡狄亦從祀郊禖而生契何以不棄之據毛氏於次章云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也夫天生后稷既異之於人則不可

以常理論矣竊意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則有定者也氣則無定者也據理而言則聖人之生必由父母當無以異於恒人而氣化之變每多不可測中庸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太戊之祥桑高宗之雊雉非殷之妖孽乎但遇妖孽而能修德殷道遂復興耳乃殷之妖孽彰彰載在尚書者諸儒既不敢不信玄鳥生契帝武生稷實殷周之禎祥也明明見於雅頌者諸儒何獨不信乎且古帝王之興莫不各有靈異之徵

詩含神霧云瑤光如蜺貫月正白感女樞生顓頊 春秋合成圖云堯母慶都生而神異常有黃雲覆其上 孔演圖曰舜將興黃雲升於堂又曰湯將興黃雲入房 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感而生白帝 又曰黃帝以雷精起 又曰姜嫄履大人迹生后稷 中候稷起曰蒼耀稷生感迹昌 契握曰玄鳥翔水遺卵流娀簡吞之生契封商 苗興曰契之卵生稷之迹乳 帝王世紀曰景僕為昌意正妃謂之女樞金天氏之末瑤光之星感女樞幽房之宮生顓頊帝神農之末少昊氏取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感之而孕二十四月生黃帝於壽丘堯母觀河有赤龍晻然陰風感而有孕生堯於丹陵女修見流星貫昴又吞神珠而生大禹 遁甲開山圖曰女狄暮汲石紐山下泉水中得月精如雞子愛而含之不覺吞遂有娠十四月生禹 合璧曰漢高祖母浴於池見玉雞銜赤珠

名玉英呑之有孕生高祖諸書所言黃帝少昊顓頊堯舜禹湯之興皆為妄乎又史稱太昊之母居於華胥之渚履大人迹意動虹且繞之始娠生帝於成紀與稷適相合可知造物挺生之奇有不可以常理限者所謂天地之大何所不有而拘墟之見誠難與於曠達之觀也但為鄭說者直指為蒼帝靈威仰之子則又近鑿爾而周魯立姜嫄先妣之廟無帝嚳先祖之廟則許白雲以姜嫄為姜姓之處女者或可信也

行葦篇

序曰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禄焉孔氏歴舉經文以釋序而言三王養老必就乞言故序因而及之於經無所當也無當云者葢已不能為序解矣呂氏曰周家忠厚以下論成周盛德至治得之非此詩之義講師附益之言爾因定此篇為燕宗族兄弟之詩朱子更譏序為隨文生義無復倫理因定此篇為祭畢而燕父兄耆

老之詩祭畢二字從經文曾孫維主生出但曾孫雖屬主祭之稱而大戴禮經首詩言曾孫侯氏左傳襄公二年蒯聵自稱曾孫一是射時一是戰時皆非因祭而稱曾孫則難據以定此詩之為祭矣且祭後之燕射以為樂三禮無明文申公說云行葦天子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特因朱傳而附會之爾何楷從呂專以此詩為燕兄弟亦據經兄弟莫遠之文而得之末章之黃耇即兄弟中之年老者也斯最簡捷可從

行葦中二章

毛鄭二家本不明言何射毛引孔子矍相之射以証此詩矍相之射鄉射也鄉射之禮非天子所行而射義云天子諸侯將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必行鄉飲酒之禮是燕射與鄉射相同故王肅述毛以為養老燕射也鄭謂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為賓夫將祭而射謂之大射養老與祭相類亦射以擇士故孔穎達申鄭知此射必大射也孔又謂燕射旅酬之

後乃為之不當設文於曾孫維主之上豈先為燕射而後酌酒哉　攷此詩前後俱言飲酒之事前是燕族人内睦九族也後是養老外尊事黄耉也燕族人則旅酬之後射以為樂養老則先期行射禮擇之為賓而兩章言射於燕族之後養老之前二說皆通蘇傳從鄭謂此將養老而以射擇其賓　吕記從王云以詩之所叙攷之儀禮王肅之說是也　然此篇為成周燕兄弟之詩非大射擇士時也儀禮燕射如鄉射之禮射雖畢而飲未終舉觶無算爵獻酌尚多言酌大斗祈黄耉於既射之後豈有不可乎

呂說為當

以祈黃耇

毛傳曰祈報也祈本訓求說文求福也求之與報義正相反毛意從求善言而報養之故以祈為報初無明文可證也鄭箋易為告而自引飲酒之禮告於先生長者之文為證鄉飲酒之禮賓賢能明日之事也祈之訓告本爾雅釋詁但於乞言之義不相關孔氏求其說而不得故以序之乞言為無當於經夫乞言之文後世行之者鮮故偶見之而驚

為盛事古者於旅也語旅酬之後必求言以自淑故鹿鳴燕羣臣嘉賓而必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也即燕飲歡樂之時曷嘗須臾忘進德修業也哉王安石以求釋祈謂即序所謂乞言也李迂仲吕東萊俱從之良是蘇頴濱從鄭鄭意養老之禮當豫告老人也朱傳既訓祈為求又云猶曰以介眉壽云耳更援吕大臨考古圖以明之則不信序之故也

以引以翼

毛傳曰引長翼敬也本爾雅釋詁文言此老人成王長養事之常恭敬之也鄭箋曰既告老人及其來以禮引之以禮翼之在前曰引在旁曰翼此以引有率引之義故知在前相導之翼如鳥之翼在身兩旁故知在旁扶持之也說雖小異皆言成王之引翼老人也呂記從范逸齋之說謂前章毛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八章章四句言成王厚酒醴以酌黃耇此章言黃耇相導成王庶其登壽考而介景福則謂老人之引翼成王也朱子以此章為頌禱則時實無

黄耇既不可言成王之引翼黄耇又不可謂黄耇之引翼成王故云欲其飲此酒而得老壽又相引導輔翼以享壽祺介景福蔣仁叔云於祝頌之中有期望之意望其引翼輔翼以歸於善道非苟爲美辭也發明朱子之意善已但比方蕪其老人而反責其自相引翼曾孫維主之意果若是乎以筋力而言黄耇豈能引翼黄耇以德行而言黄耇何必引翼黄耇乎上文以祈黄耇既求善言於黄耇此言黄耇之言足以引翼我范說自當

既醉篇

序曰既醉太平也夫太平無象也而實有象成王之時周道昌隆禮明樂備政和刑措祭祀以時燕饗有度上之恩德既孚於下下亦願君昭明其德景福萬年室家咸宜子孫繁盛此既醉之所為頌歟鄭氏釋介爾景福云天助女以大德謂五福也孔云詩言景福多矣以此篇福事數備於五故就此以明之孔氏申之曰洪範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此篇君子萬年壽也天被爾祿富也室家之壼康寧也昭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考終命也是已夫人必

先有壽而後可以享福故詩與洪範俱先言壽自壽以下洪範專以福之緩急為先後詩人變文協韻有不得而拘者小旻之五章曰或聖或否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即洪範之五事而次第亦不同當日詩人去聖未遠得聞至訓有明與之合者小旻是也有意與之合者此詩是也蘇東坡曰既醉非徒享五福而已必將有以致之也李迂仲曰既醉之詩方至於子孫綿綿延延似續不絕豈特五福已哉意翻前案而一原其始一持其後原無異義也蓋人生之福備於五者之中而因材而篤又必視其可受

者而與之與之者有限而受之者易盡猶非全美蘇李之說正以發明箋疏耳

昭明

昭明之義毛無傳鄭曰昭光也亦不言何者之光孔疏云天又光大女成王使與之以昭明之道謂使之政教常善永作明王也曰道曰政教曰明王其言不一大抵謂其德之明也王氏曰昭明明德也邱氏曰謂發其智慮也乃朱子初說曰高朗而又令終所謂攸好德考終命也皆從疏義蘇氏曰昭明顯著於天下也昭明而能和高朗而能終終而復始福無窮也始指福言元明

以後諸儒（朱克升朱備萬錢公永輩）多從之蓋上言介爾景福此言介爾昭明則所謂昭明者亦宜為福之明自其柔嘉和順者言曰景福自其光明廣大者言曰昭明而有融高朗又自昭明之極者言之此亦原於鄭孔五福之說也夫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詩人祝其君之福當先祝其致福之原斷無舍德不言而徒工其譽詞聖人取以為後世法者然則昭明者固德之明也左傳（昭公五年）曰明而未融則融者明之周也能周徧物情也朗者明之光

也能光大德業也欲善其終必善其始故曰令終有俶皆指德言而所以獲福之原在是矣此三代君臣寓勸勉於祝頌之中而學問日廣德行日進風化亦日隆馴致太平之盛也

鳧鷖篇

序曰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毛以五章皆為宗廟之事鄭以首章為燕祭宗廟之尸二章燕祭四方萬物之尸三章燕祭天地之

尸四章燕祭社稷山川之尸五章燕祭七祀之尸歐陽永叔譏鄭為臆說朱傳從歐當已令攷絲衣詩序言靈星之尸則祭星有尸而四方萬物可推也尚書大傳曰帝入唐郊丹朱為尸國語曰晉祀夏郊董叔為尸玉渠論曰周公祭天太公為尸是祭天地有尸也周禮士師祀五帝則沃尸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白虎通曰周公祭太山召公為尸是祭社稷山川有尸也禮記曾子問五祀之祭尸三飯不侑月令注引逸禮中霤禮凡

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設主於奥是祭五祀有尸也鄭說實有據但此為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朱子嘗云天地未必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一時共享之禮則豈前之日五者皆祭遂以一時燕五者之尸乎且孔氏申鄭以首章祭宗廟為明日燕尸次章以下燕尸即以祭日則四方萬物諸神可以同日祭同日燕尸而歌此詩宗廟之祭既不與諸神同日何以亦歌此詩乎況古者祭禮甚繁重斷難一日之内槩祭諸神槩

燕諸尸也又鄭本依序立説而序首列神祇以祭莫大於郊祀也經何以三章始言祭天地也周禮大宗伯禋祀祀昊天上帝實柴祀日月星辰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貍沈祭山林川澤䟽辜祭四方百物祀報陽祭荅陰禮儀並重今鄭於三章言祭天地二四五章皆地祇之屬而天神之屬槩未之及何詳畧失宜若是乎又鄭以首章為水鳥居水中猶人為公尸而在宗廟不思宗廟正祭之時尸固在宗廟也

郊特牲云祊於廟門之外西室繹又於其堂則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已不在廟中矣二章謂水鳥以居水中為常今出在水旁喻祭四方萬物之尸也四方萬物之祭固在國之外周禮大宗伯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鄭注禮東方以立春禮南方以立夏禮西方以立秋禮北方以立冬又郊特牲云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萬物而索饗之祭不同時豈繹反同時乎三章謂水中有渚猶平地有邱喻祭

天地之尸也周禮大司樂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是祭天地皆在於丘然以渚高於水猶丘高於地遂知其祭天地取義既迂而夏正郊天與迎氣四郊北郊祭地皆為壇而不於丘又何說也四章之潨水外之高有瘞埋之象喻祭社稷山川之尸按潨字毛訓水會取衆水為義也說文以為小水入大水其意正同未見高義即以為高未見瘞埋之象禮記祭法云瘞埋

於泰圻祭地也周禮司巫凡祭祀掌守瘞謂若祭地祇有埋牲玉者也爾雅釋天曰祭地曰瘞埋則瘞埋乃祭地之事何上章祭地反不言瘞埋此章言瘞埋乃為祭社稷山川乎又鄭氏大宗伯注曰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則唯祭山言埋耳何以槩諸社稷與川乎爾雅又曰祭山曰庋居委反謂藏埋之也邢疏縣祭川曰沈浮雖多縣浮二義而曰庋曰沈正與周禮合此詩張逸引爾雅以問而鄭云爾雅之文雜不可盡據以難周禮矣及觀周禮校

人注玉人注何猶從爾雅乎且以在深爲兼社稷山川而于宗又専訓社宗以爲天子羣臣下及民盡祭何其詞之不相顧乎卒章云亹之言門也燕七祀之尸故以喻攷後漢馬援傳浩亹注云浩水名也亹者水流峽山間兩岸深若門也則鄭說爲可信但毛傳云亹山絶水也謂山當水路令水勢絶也則一山中峙亦可謂之亹況門與户不同六書精藴一扉曰户兩扉曰門亹旣類門即不類户矣寧類中霤竈徑乎又孔氏申鄭謂上四章皆以首一句

喻正祭則此章亦當喻正祭攷七祀之正祭鄭氏月令注祀戶之禮南面設主於戶內之西祀中霤則設主牖下祀門北面設主於門左樞祀竈在廟門東先席於廟之奥東面設主於竈陘祀徑在廟門外之西為軷祀之北面設主於軷上司命大厲雖無明文要必異地其祭也必先設主而祭於其所其所不一祭之亦不一也既祭移主於奥筵上乃迎尸至奥即席而坐復祭之祭於奥非祭於門也月令春祀戶夏祀竈中央祀中霤秋冬

祀門行非一時祭之也則箋義難信矣陸佃以來成屬祖來為屬考天神自上而下地祇自卑而高故言來下來崇郝敬以在涇象天神涇動而浮象天神之尸也天主氣故曰清曰馨天生故曰成在沙象地祇沙靜而宿象地祇之尸也地主形故曰多曰嘉地作故曰為在渚象山川社稷渚小卯象山川社稷之尸也主蓄儲故曰滑曰脯禮卑天地故曰下在潨象羣主九廟潨衆也象羣主九廟之尸也故曰宗烝嘗備禮故不言酒殽上祀禮尊故曰崇在亹象五祀亹門也凡繹皆於門每歲春夏門戶有專祭象五祀之尸也小祀尚飲食故曰欣曰芬禮尤卑故曰後皆近穿鑿終不若毛傳之平妥而黄實夫之說曰神之格

思不可度思是以廣託之在涇在沙在渚在潨在亹以為喻見神之無所不至來燕來寧來宜來處來宗來止無非形容公尸燕飲之樂也來成來為來下來崇無非形容天神降福於吾君之多也無有後艱又見非一身之福而子孫無疆之福也得之矣

公劉

前漢婁敬云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是公劉之去后稷遠矣史記周本紀云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是公劉為后稷之曾孫也鄭氏此箋既本史記立說而豳譜云公劉

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攷韋昭國語注以不窋當太康之時孔穎達曰太康禹之孫公劉不窋之孫計不窋宜當太康公劉應在其後又曰外傳稱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周本紀亦以后稷至文王為十五世計虞及夏殷周有一千三百歲每世在位皆八十許載子宜將老始生乃可充其數此不近人情之至斯辨甚明則當以漢書及韋注為準矣又尚書傳曰公爵劉名也王肅曰公號劉名也王基辨之曰周人以諱事神王

者袷百世名公大賢出自姬姓稱揚先世盛徳之君而舉其名不亦遠於禮乎竊意虞夏之時世代尚質名字之别難得而知而世本諸書何以皆没其名而盡書其字乎又袷祭羣后固為大典而追享先妣禮不獨輕鄭氏以姜嫄為名後人信之何以獨疑公劉乎周自后稷至太王唯三人稱公則王肅之以公為號其説固可通而史記云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卒子鞠陶立鞠陶卒子公劉立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慶節卒子皇僕立

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毀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甫立所次序皆名也則公劉之為名益信是當以尚書傳為凖矣又史稱稷生漦璽漦璽生叔均自后稷至公劉已十餘世與婁敬之説合而世本公劉之後又有辟方侯牟雲都諸盩四世本紀皆缺焉蓋本紀泥外傳十五世之語故所記止此不知外傳所言特謂賢君有十五如所謂賢聖之君六七

作耳非世數盡於十五也

于橐于囊

橐囊之解有四而其說正相反毛傳曰小曰橐大曰囊此一說也文選干寶晉紀論引此詩吕向注曰小曰囊大曰橐此與毛傳正相反者也孔氏謂左傳食靈輒置食與肉於橐橐僅容物故知其小公羊傳陳乞盛公子陽生於囊囊可容人故知其大申釋毛義甚明然攷史記平原君傳云若錐之處囊中前漢東方朔傳云奉一

囊栗則囊亦未嘗不可盛物也國策伍子胥槖載而出昭關范睢扶服入槖漢書揚雄傳云士或自盛以槖則槖亦可以容人也毛說是安知呂說之必非乎陸德明釋文孫奕示兒編俱引說文云無底曰囊有底曰槖此又一說也唐韻曰槖無底囊徐鍇曰無底曰槖今纏腰下者漢書顏師古注曰無底曰槖有底曰囊此又與說文正相反呂記朱傳俱從顏注然許氏漢人所言豈無據乎意二物大同小異原不甚相遠皆所以為裹餱糧

之用詩人據實而言後人各以意立說而毛說最為近古玉篇亦同毛不可遽廢矣

君之宗之

毛傳以四章為公劉宮室既就饗燕羣臣故釋君之宗之句云為之君為之大宗言公劉已身與之為君與之為大宗也鄭箋言公劉宮室既成與羣臣飲食以落之其羣臣執豕獻酒進食以飲食公劉故釋君為尊言羣臣從而君之尊之猶在邰也孫毓以箋義為長云此篇主稱公

劉之厚於民列其始遷於豳此章言羣臣之愛敬上下之有禮無饗燕尊賓之事且饗之禮設几而不倚何有賓已登席依几之義又國君不統宗故有大宗小宗安得為之君復為之大宗乎 孔疏亦云夷險易情人之恒事公劉見迫遷豳而能見尊如此所以可尚呂東萊宗毛而微異 云既饗燕而定經制上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蓋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楚執戎蠻子而致邑立宗以誘其遺民是也 與逸齋補傳同 范云想其上下相親不啻家人父子既飲之又食之於是正君臣之位以統率其上於是立大宗之法以相維於下蓋古者建國必立宗疑始於此春秋魯哀公四年晉執蠻子畀楚楚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此楚假先王之制以行其詐也 朱傳引用呂說是已語類又云 東萊以為為之

立君立宗恐未必是如此只是公劉自為君宗耳此章言其一時燕饗恐未說及立宗事也此則全從毛義矣蓋此章既是公劉築室成而與羣臣飲食以落之則落室之禮當出之公家筵几酒豕皆是公家之物何得反謂羣臣獻酒飲之進食食之乎孔氏曲為之解曰羣臣之職若使心雖有所掌不必促遽今言羣臣相使見其愛君之意耳不愛君則苟從而已終覺難通且破依為扆云公劉既登堂負扆而立亦覺穿鑿飲食是公劉飲食羣臣則君宗亦是公劉君宗羣臣耳

其軍三單

毛傳曰其軍三單三單相襲也王肅述之曰三單相襲止居則婦女在内老弱次之強壯在外言有備也孔穎達申之曰三單相襲者謂三行皆單而相重為軍也此謂發部在道及初至之時未得安居慮有寇鈔故三重為軍也毛氏師傳有自當得詩旨王孔二家之說亦有理鄭箋曰部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有三軍以其餘卒為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

單者無羨卒也孔氏申箋易傳之意云此詩主美公劉之遷首章言去邰二章已言至豳不宜此文方說在道去夏入戎則戎地無寇至豳之日無所用兵三單相襲復何禦哉其意左袒箋義矣王安石曰前言既庶既繁今更言其僅足三軍何也前既遷豳復輯其民是為既庶既繁今所謂僅足三軍則三軍大國之制於是始為大國則其軍僅足而已其言僅足者為將言其後爰衆爰有也蘇傳呂記俱從其說攷甘誓大戰于甘乃召六

卿王曰嗟六事之人是夏時天子六卿而有六軍其制與周同其時大國諸侯立三卿而亦作三軍可知以小司徒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計之大國地方百里為方一里者萬為田九萬夫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半之得四萬五千家以三萬七千五百家為三軍尚餘七千五百家為羨卒也但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諸侯三軍出自三鄉諸侯之地小於天子奚啻十倍也次國二軍其地方七十里小於大國奚啻三之二也小國

一軍其地方五十里小於大國奚啻三之一也賦役不均若此不能無疑者又大國有三鄉又有三遂亦可出三軍且公田采邑所以處民之地尚多公劉止有此三萬七千五百家何得謂之既庶既繁乎則謂出兵止用三軍則可謂大國兵數止有三軍不可故以此為追述在道之時防禦謹嚴不患寇盜毛說未始不通也

徹田為糧

鄭箋曰度其隰與原田多少徹之使出税以為國用什

一而稅謂之徹夫夏之稅曰貢周之稅曰徹公劉以夏時諸侯而言徹者何也孔氏謂俱是什一其名可以相通也夫什一之說原於孟子然殷人作頌曰設都於禹之績周人奏雅曰維禹之績殷周更姓改物之後顯庸𠛬制猶思禹之明德不衰貢徹雖皆什一公劉何身為諸侯而先有異名乎孔氏又言名公以周之世上述公劉遂以周法為言斯義得之蓋讀詩之法莫要於論世婁敬說高祖曰周自后稷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

居豳傳箋皆曰公劉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辟而
邑於豳則公劉之世夏政已衰貢法之不善當必有如
龍子所云者夫利不百者不變法紛更者之恐滋弊也
琴瑟不調甚者必起而更張之迂拘者之不可與圖治
也公劉遷豳之日從之者十有八國其民既庶而既繁
矣公劉若曰寡人不佞賴諸父老戮力同心以撫有兹
土尤願諸父老戮力同心以啓闢兹土毋墮爾力耕則
通力合作毋私爾利收期計畝均分惟通惟均以為子

孫久長計則寡人幸甚是則公劉之時不得不取於民而實未嘗自號於國曰吾今行徹也故毛傳訓徹為治但言治其田疇以為久住之糧其言簡而已明夫夜郎自大而帝制自為公劉不敢也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人公劉不避也迨武王定天下周公制禮鄉遂都鄙之法定以一夫百畝之數然後明示天下以行徹固師公劉之意而行之而公劉之徹田未必盡如周禮之制爾要之聖人之心惟期濟世

而利民損益因革一本至公故昭一王之典必立法以垂世順天下之情必因時以制宜周公相武以尹天下魯衛之墟啓以商政而疆以周索唐叔之墟啓以夏政而疆以戎索其不强天下以隨一已之便者正聖人神化無窮之妙有以合乎天下之公者也後儒拘文牽義以私意窺測之豈有當乎

卷阿首章

此詩首章毛傳曰興也飄風迴風也惡人被德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也鄭箋曰興

者喻王當屈體以待賢者賢者則猿來就之如飄風之入曲阿然其來也為長養民王氏曰有卷者阿則虛中屈體之大陵飄風自南則化養萬物之迴風不虛中則風無自而入不屈體則風無自而留其為陵也不大則其化養也不溥王之求賢亦如是而已朱子疑召康公從成王游於卷阿之上而賦其事因遂歌以為戒之說互異呂東萊兼採之曰比章具賦比興三義其作詩之由當從朱氏其因長阿飄風而發興當從毛氏以卷阿飄風而興求賢因以虛中屈體化養萬物為大則當如鄭氏王氏之說攷毛鄭言詩有興而無比蓋興與比相似比顯而興隱比固比類興亦興喻故毛鄭言興多兼比意此章毛鄭之說雖小異然皆以為興而設喻鄭氏不言比王氏

并不言興也三家之意唯以卷阿為詩人之設言非實有其地也朱子以為賦則實有其地矣竹書紀年云成王三十三年游于卷阿召康公從言三十三年則成王即位已久與經受命長句正相合又云成王十八年鳳凰至成王援琴而歌曰鳳凰游兮于紫庭余何德兮以感靈賴先王兮德澤臻于胥樂兮民以寧世傳神風操也中候摘雒戒曰若稽古周公曰朕惟皇天順踐祚即攝七年鸞鳳見王會解曰酉申以鳳鳥方揚以皇鳥外傳內史過曰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倶言周時有鳳凰至則詩中所稱果為實事朱傳

有據但其體與頬弁異既以為賦似非比興之義矣

彌性

性字毛傳無訓鄭箋曰終女之性命無困病之患是性字與命字相聯就身所享之壽言也呂記所載董氏曰能充其性則能似其先公矣王氏曰彌者充而成之使無間之謂之說則性字與德字相聯指心所具之理言也蘇頴濱曰維得樂易君子以終成其性則能肖先公而就其業矣性之於人莫不固有之也然不得賢者則不能自成李迂仲曰終成其德性則能肖先公之業有所成就矣范逸齋曰德性日充則先公積累之業必能似續而終成之黄實夫曰吾

君當充其德性而嗣先君之業乎

輩皆以德性立說葢漢儒善於講禮宋儒精於論理觀仁者之必有壽則德性純全自性命安固而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自古聖賢之所以兢兢惕厲者惟期心德之充實而身體之康寧其後也召公作詩以戒其君固將勸之永綏厥德而豈徒望其免患於厥躬也哉性之義甚廣彌性之功甚密故三章重言以致意錢天錫謂即孔孟所謂性人無二性亦無二理也

抑篇

序曰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漢侯苞曰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苞著韓詩翼要十卷葢學韓者也是毛韓合矣今攷武公以宣王三十六年即位厲王之時武公特為諸侯之世子耳未為諸侯未有職事不應作詩刺王故孔疏以為追刺夫正經美詩固有後王時追述前王以表揚祖德者刺詩之所為作也將以規諫其失庶

幾聞而改之爾若其人已往雖欲盡忠無所裨益後世追述將何為哉且經文云其在於今是現在之詞非追述之詞也況稱已逝之君為小子尤非所宜故朱子據楚語左史倚相曰衛武公作懿戒以自儆及韋注云懿讀為抑定為自警而詩序辯說言刺厲王之失有五史記衛武公在位不與厲王同時一也以小子目其君而爾女之無人臣禮二也厲王無道貪虐為甚詩不以此刺之而徒以威儀辭令為戒失緩急之道三也詩詞倨慢雖仁厚之君不能容厲王之虐何以堪之四也或以為追刺則詩所謂聽用我謀庶無大悔非所望於既往之人五也自警之得有五國語左史之言一也詩曰謹爾侯度二也曰喪厥國三也亦聿

既耄四也詩意與淇澳賓筵相表裏五也其言可謂深切著明矣或疑專以為自警則篇中不必設為爾我之詞觀夫差使人立庭而呼亦稱爾既使人誦之即自人而爾之我之矣但以亦聿既耄為武公年九十五時之證不應仍自以為小子而止言亦既抱子也以侯度厥國為武公撫有侯國之證而四方其訓之四國順之及用遏蠻方等語亦不獨侯國事也故李迂仲以為刺幽王後人多從之蓋以武公為幽王卿士已在耄年幽王初政昏亂已著武公

追維往事以昭鑒戒故曰告爾舊止曰言示之事曰取
譬不遠舉厲王以戒幽王故序詩者以為刺厲王其實
此詩之作在幽王時爾李又謂詩無明文未敢以為必
然更恐別有懿詩韋昭所不見於是黄實夫之徒有闕
疑之論矣夫懿之與抑古字通用而懿抑又皆通噫瞻
卬懿厥哲婦鄭云噫有所傷痛之聲孔氏申之以為懿
噫音義同十月之交抑此皇父鄭云抑之言噫陸氏釋
文曰抑徐音噫是也又蔡邕石經論語意與之與盖蜀

始改意為抑是抑懿噫意四字古音本同而義亦相通抑詩之即為懿詩固無可疑者今細玩經文雖多自警之詞非無刺時之意當以侯苞之言為正侯苞但言刺而未嘗鑿指其為厲為幽又九十五而猶使人誦之非九十五時始作此詩也意其詩本為感時而作其後遂以為修德之箴爾若分别以為如何刺時如何自警則失之固矣如首章言威儀之當慎刺時之不能慎則已之宜慎自見其所以刺時者即其所以自警也此有諸

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之意也夫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此詩既列於雅謂必無與於王政乎

崧高篇

崧高詩毛鄭異義者毛以三章之庸為城鄭以為功而呂記從鄭朱傳從毛而復引鄭說葢毛以下言有俶其城故言城也鄭以王命申伯當意在顯其功勞不宜直言為其作城而已故易傳也二說俱通故兩存之五章

毛傳曰寶瑞也王肅述之曰寶瑞也桓圭九寸諸侯圭之大者所以朝天子鄭箋曰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為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孔疏引孫毓云特言賜之以作爾寶明非五等之玉且申伯受侯伯之封當信圭七寸又不得受上公之制九寸桓圭而謂之介箋義為長而呂記從傳云介圭在周官雖天子所服韓奕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則當是諸侯之瑞圭蓋介之為言大也詩人特美其圭而稱之非周官之介圭也東萊所辨甚明優於王說故朱子亦從之八章毛傳曰贈增也

孔云凡贈遺者所以增長前人贈之財使富增於本贈之言使行增於義故云贈增也鄭氏以贈為送云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為樂呂記從鄭則以毛說近迂而鄭風傳亦訓贈為送說文贈玩好相送也義頗直捷也朱傳與毛鄭異者三章之傳御毛曰御治事之官也鄭云傅御者貳王治事謂冢宰也孔云僖二十八年左傳曰鄭伯傅王是謂輔相王事者為傅也傅貳於王以治國事者唯冢宰為然故知謂冢宰也朱傳曰傅御申伯家臣之長也又引漢明帝送侯印與東平王蒼諸子而以手詔賜其國中傳為証說者疑周制未必同於漢而申伯遷謝新邑

未習威德豈能賔至如歸必須王臣鎮服之非家臣可能勝任然謝城既是名公銜王命而往城之其人豈敢有違且以私人毛云私人家臣也而須冢宰護送之申伯自行當用何人防護之乎況據一統志云今南陽府南陽縣附郭為古申國今汝寧府信陽州在南陽府城北二百七十里州境內有古謝城由申至謝不過二百七十里其地甚近何必冢宰親出代遷之乎漢時去古未遠或得其遺制也六章申伯信邁鄭云申伯之意不欲離王室王告語之復重於是意解而信行朱傳云言信

邁誠歸鄭云謝于誠歸誠歸于謝以見王之數留疑於行之不果故也朱用王安石之說也呂記亦同二意正相反玩經文屢言王命王錫王遣王餞又曰式遄其行則王實使之速行而申伯眷戀闕廷未忍遽離迫王命迫促不得已而後行正見宣王寵錫之隆而申伯忠愛之誠也鄭說之得情得理有若此矣今如朱傳之意豈申伯聞命輒行而宣王反數留之耶二王之後來朝其勢必歸故留之以致其愛申伯初封南土重寄自欲其遄行以為之式不可以一例

觀也又如玁狁孔棘則天子命我而即名僕夫有疾雷不及掩耳之勢所謂君言不宿者矣若國家本無急迫之事第為預籌之計而特加寵異之典則汲黯願為中郎而不願至淮陽爾七章之嘽嘽毛曰喜樂也鄭曰嘽嘽安舒言得禮也禮入國不馳朱云衆盛也攷毛氏訓嘽嘽有四於四牡云喘息貌於采芑云衆也於常武云盛也合此為四毛氏師傳最遠分釋各篇必有授受令如朱傳於理自通周邦咸喜二句毛氏無傳鄭云周徧也戎

猶女也申伯入謝徧邦內皆曰汝乎有善君也相慶之言朱傳本蘇說蘇云申伯既入于謝周人皆曰女有良翰蔽也故云申伯既入于謝周人皆以為喜而相謂曰汝今有良翰矣後人疑申有賢君不必周人代為之喜且申伯在周周人素知其賢何由至申而方喜也嚴緝則謂普天莫非王土侯國皆可稱周邦此南方諸國知得良翰而喜也然上言南國南土皆别言之何此忽號名以周乎然謝邦之人相喜何獨以女有為喜而已反不言喜乎毛氏釋經於戎字皆訓為大故孔疏申毛云謝人觀其儀貌知是賢君徧邦

之內悉皆喜悅而相慶曰今有大良善幹事之君此說頗傚其餘微有參差不及縷陳嚴華谷曰此詩多申複之詞自是一體難以一一穿鑿分別者得之矣

仲山甫

毛傳曰仲山甫樊侯也孔疏曰言仲山甫是樊國之君而爵為侯字仲山甫也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諫魯立公子又諫料民大原）是山甫為樊國之君也韋昭曰食采於樊傳二十五年左傳說晉文公納定襄王賜之樊邑則樊在

東都之畿內也杜預曰經傳不見畿內之國稱侯者天子不以此爵賜畿內也如預之言畿內本無侯爵傳言樊侯不知何所依據攷子夏親聆聖訓四傳高行子薛倉子帛妙子至大毛公毛公為詩故訓傳於家以授小毛公則小毛公之學有淵源必非臆說又攷權德輿曰魯獻公仲子曰山甫入輔於周食采於樊今觀史記魯世家魯獻公周公五世孫子真公濞立十四年厲王奔彘共和行政三十年卒弟武公敖立九年與長子括少子戲朝周宣王欲立戲樊仲

山甫諫不聽戲立九年括之子伯御攻殺戲而自立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伯御問誰可為魯後者樊穆仲舉戲弟稱是為孝公以對是山甫者真公之弟武公之兄而括與戲稱之叔也故言其家事明而且詳歟至稱穆仲者豈穆又其謚歟而世遠編殘孔氏已有不知後人有謂樊仲山甫即共和之周公更難信矣

梁山

鄭箋曰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為國之鎮所望祀焉

在今左馮翊夏陽西北攷爾雅云梁山晉望也孫炎云晉國所望祭也 左傳云梁山崩晉名伯宗而問之公羊傳云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水經云河水南出龍門口又南逕梁山原郭璞杜預酈道元三家俱與鄭合而漢於長安畿內立三郡謂之三輔京兆居中東則馮翊故言左西則扶風故言右漢書注夏陽即古少梁秦惠文王更名禹貢梁山在其西北是也朱傳云梁山韓之鎮也今在同州韓城縣宋之同州韓城縣即漢之夏陽縣而今陝西

西安府之韓城縣也縣西北九十里有梁山則鄭說固可信也玉篇云梁山在京兆府奉天縣北五里則又在京兆矣括地志云梁山在雍州好畤縣漢之好畤縣屬右扶風今陜西鳳翔府也則更在扶風矣豈長安畿内有三梁山耶攷漢書注右扶風但言峗山在東有梁山宮不言有梁山也廣輿記於鳳翔府岐山縣云縣有梁山大王去邠踰梁山即此又於西安府乾州云有梁山古公踰梁山即此古公大王本一人梁山亦一地乃分

為二人而屬之兩地不亦謬乎馮復京曰陝西西安府古之韓國晉之少梁秦漢之夏陽縣也梁山在其境非大王遷岐所踰之梁山也大王所踰之梁山在乾州西北五里乾州即唐之奉天縣也所辨似明但所言之梁山俱在雍州界據爾雅左傳（成五年）之言梁山實在晉地此詩詠韓而及梁山則梁山為韓之鎮明矣後為晉所滅（孔云當晉文侯輔平王為方伯之時滅之也）左傳（僖十五年）稱秦晉戰於韓原為寇深與經文適合則此梁山固非大王所踰之梁山

亦未必在西安府耳禹貢於冀州言治梁及岐孔安國云梁岐在雍州蔡傳疑雍州之山不當載於冀州因指山西汾州府永寧州東北之呂梁山為梁山一名骨脊山而亦未見其確也今考山西通志岐山在潞安府長子縣東北二十里有水名梁水入長治合濁漳當得其實但通省所載鳳凰山共十有二而忻州一州有二焉或以山形得名或稱鳳見得名一省之多若此合天下之鳳凰山不知凡幾矣又稱河津縣平陽府龍門山在縣西北二十里西

與韓城梁山並峙而山陰縣府大同南三十里又有龍門山亦名臨門忻州西北五十里復有龍門山又名白雲山以此推之將梁山之名不獨馮氏所辨之兩山而京兆馮翊扶風果俱有之乎然如鳳凰山山之小者也別處可以傳記梁山爲韓之鎮晉之望何容他處假冒又攷漢書地里志言后稷封斄公劉處豳大王徙郊文王作豐武王治鎬顔師古注云斄即今武功豳即今豳州栒邑郊即今岐山縣豐即今長安西北界鎬即今昆明池西鎬阪

是周家歷代屢遷不出雍州之境大王去豳遷岐而踰梁山則梁山當在豳岐間雍州之域矣總之就詩論詩則詩之梁山即左傳爾雅及水經注之梁山在晉地者也孟子所稱大王踰梁山者自在秦地不可牽合為一

韓城

通典曰同州韓城縣古韓國有韓原一統志曰古韓城在韓城縣南十八里此詩美韓侯而言梁山則韓國必

近乎梁山梁山既在同州韓城縣則韓城縣即當為韓國矣而水經云聖水出上谷酈注上谷故燕地聖水又東南逕韓城因引詩及王肅語云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是也攷涿郡漢高帝置屬幽州領縣二十有九而無方城縣方城縣自屬廣郡為燕國趙襄王九年李牧取燕武遂方城是也今為順天府固安縣肅豈據其時所屬言乎孔穎達亦言韓屬并州周之幽并二州在堯時俱屬冀州而禹貢於冀州言治梁及岐則韓固梁山

相近也又魏志言范陽郡方城縣有韓侯城王符潛夫論言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詩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是也然則梁山韓城當俱在涿郡與燕國相聯故以其師完城而所錫之追貊所受之北國蓋為并州牧而統率一方也依此釋詩地理既貫而文義相通矣

燕師

燕師二字毛氏無傳蓋以為易解爾鄭箋曰溥大燕安也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完陸釋

文曰燕徐云鄭於顯反王肅孫毓並於賢反云此燕國攷鄭以梁山在夏陽而韓以為鎮則韓城亦當在夏陽左右由燕地至夏陽相去二千三百餘里韓國之城不應遠取燕國之衆以完之而燕禮所以安賓故以燕為安也王以韓城在涿州而燕至涿州不過一百餘里則以燕之衆完韓城於理為近按崧高烝民二詩皆是遣大臣出使為諸侯築城而如黍苗所言當初名伯帶領許多車徒人馬去也自勞攘朱子以為此也曉不得者也然以近就近撥之人情當如是耳又竹書紀年云成王十三年王命燕師城韓則王

肅之言信矣呂記東萊曰春秋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為之霸令尚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朱子初說引董氏曰燕召公之國也今集傳直用其語朱固本於董董實本於王也又崧高疏引王肅云召公為司空主繕治因謂營築城郭召公所主其事集傳亦用王語而云王命以其衆為築此城者則據竹書言也後人疑書顧命列諸臣之位召公當為冢宰而司空則屬毛公左傳又曰聃季為司空則司空之職未必世屬於召公而召公食采於畿內又未嘗至

燕也然觀宣王城謝而使召穆公或其世職也召伯廵行南國山川原隰素所熟習安知不使之城韓乎且周公為冢宰時安知召公之必不為司空乎不然或召公子孫受封於燕者名公特以王命命之率其國人以城韓召公雖未親行詩人據其實而特言燕師亦説之可通者也據元命苞言箕星散為幽州分為燕國地里志言薊縣故燕國國都城記言其地在燕山之野故國取名焉一統志言順天府武王封堯後於薊封召公奭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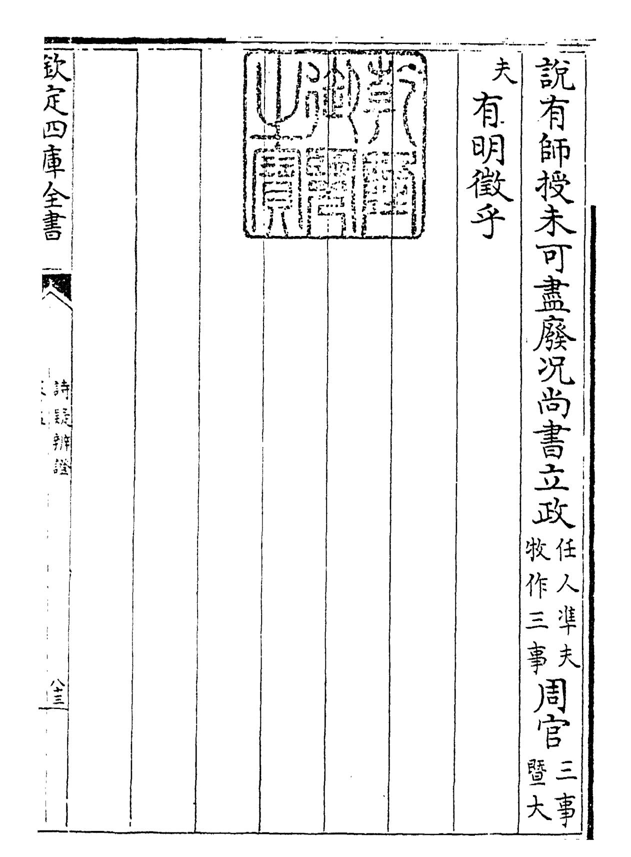
燕即此燕山在薊州玉田縣西北二十里則燕與韓實相近以其相近而使之完城民不勞而事易集從王為優

三事就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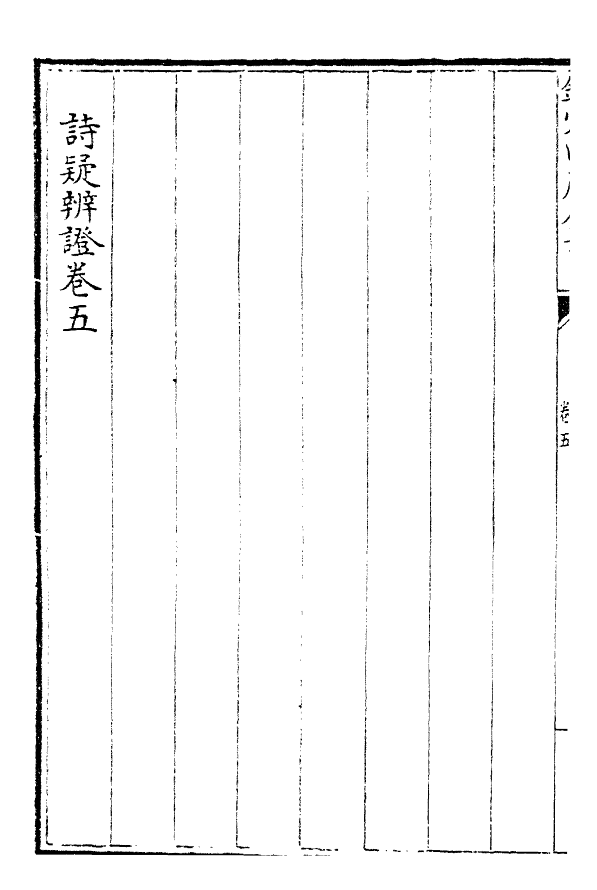
毛傳曰誅其君弔其民為之立三有事之臣孔云立三有事之臣與十月之交擇三有事文同彼傳云三有事者國之三卿即此亦為之立三卿也鄭箋曰王又使軍將豫告淮浦徐土之民云不久處於是也女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為其驚怖先以安之孔云以誅君弔民使之就業民之就業惟農事耳故知三事謂三農之事大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注云

三農原隰及平地也十月之交云擇三有事是有事者三而擇立之兩無正云三事大夫文連大夫故得以為公卿至於此者謂民就農事不宜以為公卿卿故易傳也孔氏申鄭易傳之意甚當王肅述毛亦以就緒為就其事業蓋謂民得就業也故呂記從鄭而朱傳雖言未詳而亦附鄭說是已又呂記朱氏曰三農上中下農夫也此蓋朱子初說本於孟子而孟子尚有上次中次二等又鄭康成周禮太宰注既與先鄭不合先鄭云三農平地山澤也此又與二鄭皆不合故著集傳不敢自信而不用也但鄭箋釋此云為其驚怖先以

言安之其理固通此章實為命戒將士之事似不得為豫告淮浦徐土之事也又詩言三事者三十月之交毛既以為三卿（蘇傳朱傳同）兩無正毛無訓王肅述毛以三事為三公大夫謂其屬是亦指人而言與此三有事之臣同意則通詩一例其義簡直故蘇傳此詩亦從毛（云於兵之出也使之左右陳其行列而戒令之曰往循淮之上而視徐土無久留處其地以患苦其民使其三有事之臣從就其業）鄭於十月之交從毛兩無正訓三公（蘇傳朱傳同）此恐為三農之事未免隨文生義故朱子終疑而未定與毛



說有師授未可盡廢況尚書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周官三事暨大夫有明徵乎


詩疑辨證卷五